

孝經衍義

壹





孝經衍義卷首下

述經之旨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臣按此孝經緯文也。褒貶諸侯之志。在於春秋。崇人倫之行。在於孝經。大哉言乎。全經之意。在於孝治。明王聖王。稱曰昔者。天王天子。以正諸侯。真相爲表裏。緯書固不足據。而斯言也。蓋孔子之遺言。而緯書附會竊取者。臣是以首表而出之。

班固曰。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用專制。正於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夫孝經者。制作禮樂仁義之本。聖人道德已備。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鄭康成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敘述六經。作孝經以總會之。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

石臺孝經序曰。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

傳注。孝經注疏序曰。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

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周室衰微。主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傾頽。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裏矣。先儒第五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

邢昺正義曰。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孝。好也。周書諡法。至順曰孝。總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心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爲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爲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石可銷。而爲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爲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爲教。使

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孝爲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初制。孔子所撰也。

又曰。其作經年。先儒以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爲證。則作在魯哀公十年後。十六年前。案鈞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鈞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

司馬光曰。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又曰。聖人言則爲經。動則爲法。故孔子與曾子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

程顥因禮部看詳武學制。添習孝經。或疑迂濶。曰。其添入者。欲令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未足爲迂濶。

又曰。神明孝弟。不是兩事。

程頤曰。孔子歿。曾子之道。日益光大。曾子傳

孝經衍義卷第一
孔子之道只是一誠篤。

范祖禹曰。孝經道之根本。學之基址。其旨遠。其守約。其施博。

又曰。孝經自微至顯。自小至大。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至於嚴父配天。自親生之膝下。至於天地明察。通神明。光四海。充其道者。大舜文王周公也。

尹焞曰。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道至通神明。光四海。非堯舜大聖不能盡也。

張九成曰。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朱熹曰。此皆格言。

又曰。其語尤精約也。

又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又曰。曾子爲人敦厚篤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

又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

真德秀曰。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防範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奉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

詳其義以告學者。

宋濂曰。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十八章。而鄭康成爲之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章。而孔安國爲之註。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旣出。孔壁語甚詳正。無俟商確。揆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况鄭原未嘗有註。而依倣託之者乎。尊今

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較古文。省除繁
惑。而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縱曰非
鄭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
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
爲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
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
各相傳。自唐明皇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
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
撰爲指解。上之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

特詞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
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
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
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
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玉川汪氏之疑。而就古
文考定。分爲經傳。

王禕曰。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之原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尊卑雖等差。至於爲孝。曷
有間哉。五經四子之言備矣。而教孝必以孝

經爲先。則以聖言雖衆。而孝經者。實總會之也。

方孝孺孝經解曰。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於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

用之費。而啻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誣。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曹端曰。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下足以感地。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鬼神。所以古之君子。自生至死。頃刻而不敢忘孝焉。

又曰。性有五常。而仁爲首。仁兼萬善。而孝爲先。蓋仁者。孝所由生。而孝者。仁所由行者也。是故。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爲仁。爲

仁莫大乎行孝。行孝之至。則推無不準。感無不通。

又曰。孝云者。至德要道之總名也。經云者。出世立教之大典也。然則孝經者。其六經之精意與旨歟。

薛瑄曰。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胡居仁曰。五倫萬古不易之道。

又曰。只從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上求之。便是真實道理。

章懋曰。天下有至德要道。得於降衷秉彝之初。發於良知良能之天。不堯存。不桀亡。體之身而身修。行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與天下。莫不治且平者。其惟孝乎。孝之云者。豈徒溫清旨甘。以養口體而已哉。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而終於立身。自其體髮不毀。以至於發言制行。居處動作。衣服飲食。皆不敢有虧於道。以辱其親。自家人兄弟之咸宜。朋友之信。以至於事君而忠。事長而順。蒞官而敬。臨民而

仁皆足成名以顯其親。夫然後謂之能孝。所謂一德立萬善從者也。先王庠序學校之設皆以申明乎此。司徒六行師氏三行之教必先乎此。其朝夕從事於詩書者所以講究乎此。肄習於禮樂者所以節乎此。而樂乎此也。呂原曰。曾子一出言未嘗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孝。自云戰戰兢兢。故孟子謂守身事親。

又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

貼在身上。將此身換做一箇聖賢底肢骸。方是孝。

丘濬曰。按孝經孔曾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首言孝爲至德要道。而教之所由生。因孝而推言及悌。蓋以孝者必悌。未有孝而不悌者也。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父。教以悌以敬天下之兄。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推其極以至於通神明光四海。是則孝弟雖曰爲治之要道。其實人君之至德也。而德之所以爲德。

則以敬爲本焉。

魏校曰。自古中行之士甚難。其次必須剛毅自立。孔門惟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腳不住。

崔銑曰。昔者夫子教曾子以孝。於是孝經述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分逾邈。天子德教刑于四海。庶人謹節養其父母。其事逾卑。並

列爲孝。夫孰人亡心。孰心亡愛。孰愛亡本。吾惟亡遏其生而傷其本。則貴賤之德同。各享其所得。安其所限。一簞之歡。九鼎之華。則豐約之敬同。位可介而仁直遂。噫。其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乎。夫孝。匪直養而已。匪直勅其身而已。雖天子必有尊也而事之。必有兄也而友之。必有輔也不敢遺。必有所矜也不敢侮。自大夫以下。敬身以立事。推家以理官。不義則爭。非法不行。由是推之。如堯斯君也。如

舜斯臣也。夫然乃不辱其親。不虧其體。噫其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乎。生而共。沒而葬。久而思。祭而嚴。制禮立廟。傳之子孫。則不匱。是子身有終。孝無窮已也。夫一念感神明。不曰至德乎。自家達四海。不曰要道乎。噫。真所謂一以貫之者乎。

歸有光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

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乎

臣按是經名義。如藝文志所說孝爲天經。

遂以孝經爲稱也。若他經之稱經。見于小

戴禮經解。前此未之聞也。易分上下二經。

特以別異於傳之十卷。

象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

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

其實不連經字

爲稱。詩。書。禮。樂。春秋。則但題日本書。惟此

獨連經字爲稱者。合舉之乃成本書題目也。名義既定。斯作經之旨。有可推而知之。

者焉。邢昺曰。鄭康成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統會之。其意頗近之矣。臣愚以爲此經緣起之自。固當以救正當日之道德剖析。政教陵遲。其設爲請益問答之體。蓋亦所謂述而不作者也。故卽愛敬之廣博。以爲德道之至要。使人知夫百行萬善。以是爲根源。而古昔先民所爲丁寧反覆者。皆此經之羽翼。又使知夫五

等之孝。皆在於由己及物。躬行實踐之事。作經之旨。無所不包。語其大者。豈過是哉。其書以曾參發端。仍以屬參者。若曰。五性之德。五常之道。一以貫之者。孝也。此所以託於能孝之人。以發凡起例。而遂傳之。其爲修道立教。非徒託諸空言。又將百世以俟孝治天下之聖人也。夫六藝所載。治天下之大經。悉備矣。而是經也者。爲易詩書禮樂之統會。而與春秋相表裏者也。經言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易言兼三才者是已。經言通於神明。鬼神著矣。易言物變情狀者是已。經言死生之義。易言原始反終者是已。詩以道性情。而經言天地之性人爲貴。父子之道。天性也。蓋天倫之樂。性情之所自生也。書以道政事。而經言成德教行政令。又再言其政不嚴而治。蓋所因者本。政事之所自出也。禮者。殊事合敬。樂者。異文合愛。自非孝悌之人。孰能盡愛敬而

作禮樂乎。故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所謂爲易詩書禮樂之統會也。父子之道。君臣之義。春秋謹其法。是經修其行。此謂相表裏也。天子而達於是經之旨。則德被天下。澤及萬物矣。諸侯而達於是經之旨。則奉天子節度。而不危溢矣。卿大夫而達於是經之旨。則言行滿天下。而聲譽播於遐邇矣。士而達于是經之旨。則明審于資事。而忠順其上矣。庶

人而達于是經之旨。則躬耕力農而畜德養親矣。五等之人皆孝。而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孝經之作。固以明夫言之近。而守之約。今推衍其義。乃以明夫指之遠。而施之博云。

孝經衍義卷首下

孝經衍義卷一

衍至德之義

臣按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是爲五性之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其用有五者之別。而皆以孝爲之本。故經謂之至德。曾子親受經於聖師者也。禮記祭義。篇名載曾子之言。則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

强此者也。不言智者。强而不變。卽知而弗去之意。蓋曾子固以五性發明至德矣。有宋大儒朱熹亦云。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孟子論仁義禮智樂之實。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熹之言。正解經文。又與曾子相爲表裏。臣今衍至德之義。以五者分疏。一遵先賢

先儒之遺旨。而仁爲衆善之首。若元氣之統貫於四時。故於仁之德。又加詳焉。諸凡經傳之言五性。有連而及之者。則析而置之各條之內。或詞意相須。不可割裂者。則統之於仁。以見仁之德之大。實孝之德之至也。

仁

易。周。乾。卦。彖。傳。象。卽。文。王。所。繫。之。辭。傳。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貫乎天德之始終。

蘭廷瑞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亦如人之有元氣也。人知萬物之生于地。而不知天以乾元之氣爲之始。亦如人之生于母。而不知資始于父之元氣也。始之于未生之前。生之于有始之後。

臣按廷瑞之說。蓋以父道明天道也。人物之生。同此生理。經所謂續莫大焉者也。物之生。資始于天之元。人物有此元之德。所以物又必。人之生。資始于父之元。人人

有此元之德。所以人又生人。不然。而人物或幾乎息矣。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夫物則有然者也。詩言君子有孝子。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所以爲始終終始者也。

乾文言他卦彖傳象傳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

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朱熹曰。仁包義禮智三者。仁是長兄。管束得義禮智。又曰春秋傳左丘明傳作體之長也。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孝經衍義卷一
三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游酢曰。猶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爲長子也。

臣按依左氏傳作體之長。則乾父坤母。與

六子爲一體。自父母而言爲長子。自六子而言爲長兄。文言推乾之道。施于人事。蓋以父母萬物之意。責備于天之宗子者也。凡厥庶民。莫不知其身爲父母之遺體。故能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君子以其身與萬物爲一體。故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九

二仁以行之。所以爲君德。

坤卦名彖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

程頤曰。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于乾之無疆也。

臣按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坤所生之物。乃乾所始之物也。經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惟其德之合也。

乾坤者萬物之父母。故爲上篇之首。咸恒者人之父母。故爲下篇之首。聖人之于天地。猶人子之于父母。則事天地。事父母。皆在于體元而已。

繫辭 孔子贊易之辭。上傳第四章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朱熹曰。安土者。隨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

臣按此聖人道濟天下之仁也。篤厚于仁。則其愛自廣。愛者仁之用也。立愛自親始。故必愛親之心。在在皆安。充足盈滿而後濟物之心。循循有序。普遍周浹。不然而墨子之兼愛。乃仁道之賊。子貢之博濟。亦仁術之窮也。正蒙 宋儒張載著 曰。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旨哉言乎。又可鍼兼愛博濟之病矣。

第五章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朱熹本義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

楊萬里曰。聖人之于天地可同者。聖人顯藏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無心。聖人有心也。聖人仁萬物而獨任其憂。天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蓋聖人有心則有憂。天地無心則無憂也。

臣按聖人之德業。既與天地同矣。何以復

有憂也。先儒言。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

之所以有憂患是已。天地氣化之偏。必待

聖人財

財與裁同。

成輔相。如帝堯時。洪水懷山

襄陵。逸居無教。乃所當財成輔相之大者。

舜禹益稷契並起而分堯之憂。當是時也。

堯爲天之宗子。舜禹益稷契爲宗子之家

相。苟不至于地平天成。於變時雍。何以爲

事天明。事地察。且舜禹二聖人。亦何以致

克諧。何以爲幹蠱。聖人之所憂者。傳重于親。亦傳重于天地。一物不得其所。卽爲子道之未盡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

臣按富有者。萬事萬物。無非得此理。所謂藏用也。日新者。運用流行。生生不已。所謂顯仁也。生生之謂易。邢昺作孝經正義。釋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句。引以爲証。昺之言曰。按說文。續連也。言子繼父母相連不絕。

易稱生生之謂易。言後生次于前生也。此則傳續之義。臣以爲生生不已者。惟其顯諸仁耳。無是仁。則無以生矣。所謂心如穀種者也。所以果木之實。可復種而生者。亦謂之仁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非美其能傳續耶。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斯不能傳續之謂矣。朱熹本義云。理與書皆然。亦推廣言之也。

繫辭下傳第一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古本作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吳澄曰。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與天地合德之聖人。命之居君師之位。爲人物之主。而後能使天地之所生。各遂其生也。苟或有其德而無其位。則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故位爲聖人之大寶。守。謂保有之。必得衆人歸嚮。乃能保有君師之位。聚。謂養之。而使蕃盛衆多也。

臣按萬物父母者。天地。作民父母者。聖人。聖人之至德。天地之大德也。生。卽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之生。在天曰元。而亦可言仁。前言顯諸仁者是也。在人曰仁。而亦可言元。書稱其惟王位在德元者是也。大寶曰位。乃位乎天德也。人以守位。財以聚人。義以理財。所以曲全此好生之心。而終天地生物之責。要惟推此愛親之心。而加百姓刑四海耳。先儒以爲此聖人以義成其仁。

也。臣以爲此見聖人之愛人無已而成其孝治者矣。使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理財之大者也。使卿大夫非法不言。言滿天下無口過。正辭之大者也。五行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禁非之大者也。是故聖人德足以父母天下。而後父天母地。

書仲虺之誥

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作此以告成湯。

曰。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

臣按元儒陳櫟以爲六經言仁。始于此。遂

開萬世言仁之端。是已。臣請因其說而推

論之。蓋史臣贊堯曰。以親九族。契爲司徒。

敬敷五教。莫先于父子有親。則親之一字。

乃仁之根柢。唐虞以來不言仁。而仁之全

體大用。已發露于親之一字矣。成湯乃契

之後裔。反身修德。屏去聲色貨利之私。其

學問以仁爲體。以寬爲用。夫子又其聖孫。

其道統心法。祖契而宗湯者也。其所自言

仁與答門弟子之問仁屢矣。有若之言。似夫子者也。其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則欲使人知仁之本在于此也。曾子授孝經。而卒傳一以貫之之旨者也。而大學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仁卽孝弟慈也。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言其親睦九族。而後百姓昭明。萬邦於變也。子思夫子之孫也。于中庸哀公問政章。反覆言仁。而一章之要。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第三十

二章言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孟子私淑子思者也。其七篇之書。首言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然則聖賢之學。帝王之治。莫大于仁。而夫子之作經。則直指之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而于心之德。愛之理。一言蔽之矣。求仁者于此。當知愛親爲人所共知共能。亦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無庸虛談性命可也。

泰誓

周書武王誓師之辭

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靈。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蔡沈集傳曰。竄。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于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于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先知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于天下。而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

之父母也。

臣按天地之父母。萬物者。生物之仁。元后

之父母。萬民者。養民之仁。惟人萬物之靈。猶經言天地之性。人爲貴。

召誥

周書。召公所
作。以告成王。

曰。其惟王位在德元。

陳大猷曰。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

臣按此因洛邑旣成。成王始政。召公勉之。以傳統嗣服。當思體仁以長人也。人之行。

莫大于孝。君之德莫大于仁。武王誓師。既稱元后。亦稱曾孫。召公告成王。既稱元子。亦稱德元。以至于春秋之書。改元卽位。合觀之。而仁孝之義備矣。

詩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小雅。燕饗之樂。

車牽。篇名。其五章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大道。

朱熹集傳曰。表記曰。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音向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朱善曰。于六義屬興。而斷章取義。則于行道進德之喻爲尤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路而不達乎國都。是卽所謂半途而廢也。豈不惜哉。

臣按此夫子卽詩人思慕賢女之情。以喻

求仁者之心體。由其望之甚切。好之無厭。悅之甚誠。以至于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斷。如陟高山者之必至其巔。行

大道者之必達國都。苟非力極罷頓。不能復行。不肯自畫也。蓋仁之爲德。瞻之則峻。極由之則康莊。故取喻于高山景行。

大雅

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

板篇名。

其卒章曰。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

往通。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朱熹集傳曰。張子載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臣

按朱熹言天與仁。非有二也。言仁體事

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物物各有天理。灑掃應對進退。皆以天爲體。事事皆有仁。溫清抑搔。拜伏擎跪。皆以仁爲體。知天與仁之非二。卽知仁與孝之非二也。

禮記

漢儒戴聖所輯。並儀禮周禮爲三禮。禮運篇名。

曰。仁者。義之本

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陳澧集說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爲義之本。是乃百順之體質也。元者。善之長也。體仁足

以長人。故得之者尊。

臣按禮運先言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亦猶經之言天地之性。人爲貴也。五行之秀氣。卽爲五性之德。而五性之德。以仁爲首。故又言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天地之心。非仁而何。五行之端。非善之長而何。此一節以仁爲義之本。亦如經文以孝爲德之本之意。順卽經之言以順天下者是也。義則所行合宜。盡愛于其親而愛及

他人。無不在于善者。故爲百順之體質。如是。則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故曰得之者尊。孟子以仁爲天之尊爵。亦此意也。

祭義

篇名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

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王制

禮記篇名

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樹木非終不伐也。豺祭獸。

季秋之月

鳩化爲鷹。

仲秋之月

然後設罝羅。

罝音尉。罝羅皆捕鳥獸之網。

禽獸非

終不殺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但惡其不

時耳。此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本及末之義也。釋氏以殺生爲戒。于衆人萬物。則當發大慈悲。于父母妻子。則當割慈忍愛。可謂顛倒迷惑之甚也。

哀公問

禮記篇名。哀公問而孔子對也。

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

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物者實然之理。不過乎物。猶大學之言止于仁。止于

孝也。

方慤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

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徒以近而不尊。則父子之間。或幾乎褻矣。徒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絕矣。故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而不欲其褻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疎也。

馬希孟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邇而不嫌乎無愛。嫌于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而不嫌乎無敬。嫌

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之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臣按仁人之事親二句。先儒以為非聖人不能言。或問朱子西銘。宋儒張載著。仁孝之理。

朱子曰。是將孝形容仁。事親之道理。卽事天之樣子也。臣以為西銘一書。原于乾坤二卦。其作用則在此二語。方馬二說。又推究得精切。深合孝經愛敬交盡之旨。

表記

禮記篇名。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

曰。子言之。君子之所謂

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

平聲。

教之。弟以說。

音悅。

安之。樂

音洛。

而母荒。有禮而親。

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陳澧集說曰。强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

也。樂說安也。毋荒則有教矣。威莊強教也。安則說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此言君子仁民之道如此。非聖人莫能與也。

臣

按此以德教加于百姓者。推本君子之仁。故贊之以至德。

春秋。

本魯史記之名。孔子修之。遂為聖經。

隱公

魯君名息姑。諡曰隱。

元年。

董仲舒曰。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

杜預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

胡安國傳曰。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乾元資始。天之用也。坤元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即人心也。

臣

按胡安國傳。又以為舜典。

虞書篇名。紀典者常也。

元日伊訓。

商書篇名。伊尹作以訓太甲。

稱元祀。而夫子

祖述其義。書元年也。然而秦誓之言元后。
召誥之言元子。皆以元爲君德矣。易書卽
天德以著之人事。是以謂元爲仁。春秋援
人事以合于天德。是以謂一爲元。孝經又
深探其本。但曰愛親。而元之德已備。原夫
未踰年稱子。踰年而後改元。則承國于先
君。當永言孝思者矣。推是心以及于人。則
必如董仲舒所謂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
和而萬民植。五穀熟而草木茂。諸福之物

莫不畢至。而後體元之事盡。而後爲王道
之成。孝治之順也。

論語有子

孔子弟子

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
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程顥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

程頤曰。孝弟順德也。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
大。孝弟行于家。而後仁愛及于物。所謂親親
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

爲孝弟之本。

朱熹曰。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

臣按二程之釋此章其義精矣。朱熹復推程顥之言而釋之曰。推原孝弟之理。本于人之所以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臣以經義揆之。經言夫孝德之本也。德旣爲仁義

禮智之總名。而以孝爲德之本。則有子之言孝弟爲爲仁之本。正應經義。熹又稱程頤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事。已具乎其中。臣今更以經義揆之。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經謂之悖德。亦曰凶德。又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立教者。將以順示則。而先以應順者。而逆行之。民又何所取法乎。蓋未有本亂而末治者也。若夫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是順天下。而民亦順之矣。犯上作

亂之事。何自而起乎。一程俱有會于是經之深旨者矣。

子曰。仁者安仁。

臣按此指處境遇而言也。先儒以爲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臣今復申其義曰。虞舜不得于親。負罪引慝。號泣于田。濱危井廩。若將終身。安仁者之可以久處約也。及至克諧底豫。祿位名壽尊富。

饗保。若固有之。安仁者之可以長處樂也。

故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子曰。據於德。

朱熹曰。德是得這物事于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于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于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得于我。不可謂之德。又曰。如孝便是自家原得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

依於仁。

朱熹曰。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之骨子。

臣按據則一本萬殊。從萬處理會。仁義禮智信。因事而發見。然自性中所自有。非從外來也。依則萬殊一本。從一處歸宿。義禮智信。統于一仁。亦所謂本于人之所以生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

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程頤曰。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子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真德秀曰。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卽所謂仁。而未有仁之名。至

商書而名始著。然其所言大抵皆仁之用。顏子之問。孔子之答。乃仁之體也。二帝三王。雖無已之可克。然舜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成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其用功初無異于顏子也。蓋必有顏子之仁。而後有二帝三王之仁。

臣按克已。則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如盡愛于其親。亦必愛人之親。初無彼此間隔。故不流爲楊氏之爲我。復禮。則知本末輕重之序。而爲之品節等差。親親之殺。禮所生也。何至如墨氏之兼愛哉。孔顏問答。固仁之體。然曰天下歸仁焉。乃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之氣象。亦仁之用也。

中庸第二十章曰。脩道以仁。

黃洵饒曰。脩道以仁。猶論語以孝爲仁之本。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朱熹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便有惻怛慈愛之意。

臣按仁是生理。本其所以生。故曰親親爲大。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親親所以續也。若王者父天母地。便當推此親親之仁。以及天下國家。然後與乾元坤元之氣相連續也。三十二章之言。肫肫其仁。亦謂經綸人道。須如此之懇切詳細耳。至于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爲一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熹集注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

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臣按血氣之身。父母生之。亦天地生之也。

續莫大焉。續此天地生物之心耳。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亦各得夫父母之心以爲心。所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而怵惕惻隱者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
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朱熹曰。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于四
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
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正如春之生氣。貫
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

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又曰。春時盡是溫
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
是春生之氣。行乎其中。若曉得此理。便見得
克己復禮。私欲盡淨。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
天地生物之心也。

胡居仁曰。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
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
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
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智。凡其燦然截然

判然者皆不出于渾然之中。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爲性之全體也。截然者卽其燦然之不可移者也。判然者卽其截然之不可亂者也。名雖有四其實一也。然其所以如是之渾然燦然截然判然莫非自然而然不假纖毫布置安排之力。此其所以爲性命之理也。

臣按仁包四德之義莫著于此。毋容辭費矣。不忍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能擴充之則爲善事天地父母。正蒙張載曰。惻隱仁

也。如天亦仁也。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知本哉。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實對

華而言。凡仁義之見于日用者。推此爲根本。

蔡模曰。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朱子乃以爲其意亦猶此。何耶。蓋有子言仁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義偏言之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推其事親

者以從兄。此孝弟所以爲爲仁之本。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爲仁義之實也。

臣按經之所明者孝。而廣至德章則教以孝。教以弟。並提。廣揚名章則以事親孝事兄弟並提。而感應章則曰。孝悌之至。蓋兄者爲吾親所均愛之人。而吾與之共事吾親者。故曰從。若曰。吾之兄則旣致孝于吾親矣。而吾乃從其後也。

孝經衍義卷二

衍至德之義

仁

太極圖

周惇頤所作以授二程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

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朱熹曰周子說出太極大段分明指出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卽四德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若看得太極分

明則盡見得天下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道理。元無虧欠也。

臣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句。卽經言天地之性。人爲貴也。就四德言之。則仁禮爲體。義智爲用。就仁之一德言之。仁是愛之體。愛是仁之用。如邢昺孝經疏所云。愛生于真。則真是體。愛是用也。所云烝烝至性。是爲愛心。溫清搔摩。是爲愛迹。則心是體。迹是用也。聖人主靜。如天地擎斂收藏。故

能流行發育。衆人雖失之于動。然太極動處。本自有善無惡。如以烝烝至性之真心而發爲溫清搔摩之迹。節節推去。以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也。

西銘

張載于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其後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曰。乾

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

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于天。賦形于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故天地之塞。吾其體。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

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

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

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物並地之間。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于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亦如己之儕輩矣。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紀綱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

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于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于等倫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之。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畏天以自無告者而何哉。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害親而愛人也。故謂之悖德。

仁曰賊。戕滅天理。絕本根者。賊殺濟惡者不其踐形惟才。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其踐形惟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之子。

肖者也。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子。知化

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踐形之事也。匪懈。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惡旨酒。崇伯子大禹崇伯之子。之顧養育英才。頤封人鄭頤考叔為頤谷。之錫類。好飲酒而不顧父母封人。事見左傳。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考叔之愛其母。而施及鄭莊。不弛勞而底豫。舜公。則所以未錫爾類。不廣矣。

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晉獻公之子。其恭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大壽。體其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受而歸金者參。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全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其所受于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伯奇。周大夫尹吉甫之也。子于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于從而順令也。事天者。能勇于從而順受其正。則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于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

貧賤憂戚。所以拂亂于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于人。父母之于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于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孝子之怨。其心一而已矣。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孝子之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于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于天也。

朱熹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于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青山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

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于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枯于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又曰。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

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古之君子。惟其見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于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

臣按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西銘之作。惟以孝子之事親。明仁人之事天。亦言乎無可加也。但以事親爲事天之樣子。而無餘事矣。先儒謂通書周惇頤著言誠。西銘言

仁。臣以爲西銘一書。乃經文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祭之數言耳。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乃明察之工夫也。

程顥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

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胡居仁曰。醫書以手足風頑爲不仁。程子善之。蓋人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貫通。天地萬物。漠然與已無干。如風頑之人。手足疾痛。不相管攝也。

臣按先儒手足不仁之喻。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疾痛疴癢。無不相關。自吾一本之親。而分形共氣。而十姓百族。而飛潛動

植。有一知之未明。處之未當。此心負疚。如人之支體。凡諸皮膚爪髮。竅竅剪割針刺。所傷甚細。蜂蠆蚊蝨。所苦甚輕。而有當前變色。申旦不寐者。乃其精神之貫通故也。而况手持足行。不可須臾偏廢者。而可聽其漠不相關已乎。然而起手足之痿痺者。不治手足也。治其運動手足之元氣而已矣。致民物之阜安者。不事民物也。事其流通于民物之仁愛而已矣。子曰。博施濟衆。

堯舜其猶病諸。此予辜之痛。其病處。乃其仁也。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治病之方也。親親爲大。不治標而治本也。

朱熹論仁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所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

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所不包。其發用。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原。百行之本。是則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乎求仁也。

臣按天之德統于元。人之德統于仁。夫子贊易已明言之矣。天之四德見于春夏秋冬之序。人之四德見于愛恭宜別之情。而愛恭宜別之情必于與人接物而見。方其未與人接物之時。則惟有父母。故曰仁主于愛。而愛莫先于事親。自此而推。則其用不窮。故學者求仁。莫若盡孝。孝盡則性盡。而四德兼舉矣。釋氏之欲割慈忍愛。惟不知用其情故也。夫子于易卦有時言天地

之心。有時言天地萬物之情。天地萬物皆有情。而人顧獨無情乎。于父母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故儒者之愛親者。不敢惡于人。公也。順也。佛氏之出家。棄父母而慈悲衆生。僞也。悖也。孝經之作。垂教于天下後世。豈不大哉。

又曰。求仁固莫若功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

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初不必求之于恍惚有無之間也。

臣按人子之于親亦非徒愛矣。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于得萬國之歡心。成配天之絕業。誠非愛之一字所得而盡。而實仁之一字所得而兼也。所貴于主敬者。愛敬交盡也。所貴于致知者。經事知宜。變事知權也。必舜之察于人倫而後求之。未嘗

不在側。殺之不可得也。若申生。伋子。衛宣公之

子。則猶未免于愚之蔽者也。

又曰。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通流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于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于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

臣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所以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一坎。仁民是二坎。愛

物是三坎也。如使第一坎不盈。卽無由達于第二坎。經云。愛敬盡于事親。盡者。盈之謂也。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則達于第三坎矣。

真德秀曰。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不可以一言盡之。朱子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

仁。發出來便是愛。自漢以來。儒者只將愛字說仁。自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故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之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

臣按愛之理。乃天地生物之心。可謂究極根柢之論。然此心之所以附麗于形氣之中者。資始于父。資生于母。愛親之心。乃所

謂本其所以生者也。故仁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孝子以父母之心爲心。

陳淳曰。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爲從兄之

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于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

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

臣按此條第一節專以親親言仁。義禮智信皆歸到親親之仁。蓋論其體段則義禮智信自然皆具于仁之中。然須有存養體驗之功。故先儒又言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推之義禮智信。凡一德之中各具五德。此致一之道也。

薛瑄曰。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能愛矣。又曰。滿腔子惻隱之心卽藹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曰。纔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爲不仁。又曰。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又曰。有一毫忮害之心卽非仁矣。

臣按天地生物之心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然而私則隔。刻則傷。忮害則自伐也。天下未有已愛其親而不欲人之愛其親者。故無私也。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故無刻也。不敢惡于人。故無忮害也。仁

豈遠乎哉。

胡居仁曰。韓子

唐韓愈。

以博愛爲仁。雖不是。猶勝

以覺言仁者。

臣按覺之不可以訓仁。所謂使人張皇迫

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爲理

者。有之矣。蓋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而言亦可見。是仁之包乎智。若專指此有

知覺者。爲仁之全體大用。則是求之于恍

惚有無之間也。邢昺疏愛親者不敢惡于

人。以不敢惡于人爲博愛。蓋孝是真性。爲

愛之理之本。而推已及物。施德教于天下。

爲民興利除害。所以大其愛也。故經又曰。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韓子曰。博愛

之謂仁。特未探其本爾。

羅欽順曰。程子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蓋以凡

賦形于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

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于一本。故此

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脉絡之連屬。

無絲毫空濶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
渾然也。

臣按渾然同體者。萬殊之所以一本也。然而自父母二人而推之。有九族。自九族而百姓。自百姓而萬邦。至于澤及草木。仁及禽獸。則截然不紊者。固在渾然同體之中。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此亦西銘之意也。已上仁之德之至。

